

晉書

二二



載記第八

晉書卷八

御撰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慕容廆字弈洛環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龍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冠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臣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

魔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魔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魔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魔戰于肥如魔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魔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魔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魔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魔致慚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魔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魔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慙之弥加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魔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魔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魔又遷于徒河之青山魔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魔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

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大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无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其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

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庾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
都督大單于庾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庾鎮軍將軍昌黎遼東
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庾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
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庾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
說庾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
雄據海朔跨惣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
王命又自以爲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
有罪誰敢不從庾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
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庾將軍單于庾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
幽冀淪陷庾刑政脩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庾乃立
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
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
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

抽西河宋壘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莽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
繆愷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
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軌
率國胄束脩受業焉庾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
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懿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
者莫有赴之懿意庾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庾以
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庾庾曰彼信崔懿虛說邀一時之利焉合而
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
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
吾與懿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与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
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庾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
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懿昨有使至於是三國果疑宇文同於庾
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三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
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庾簡銳士配銳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

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王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暕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子壽偽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壽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壽懼首服虜乃遣壽歸說嶷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必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壽及高瞻等於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虜遣黠龍表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

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鮑距之以裴焜爲右部
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左翼攻乞得
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
以歸成帝即位加虜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固辭不受虜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
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勤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
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言遣
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
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弥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
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裔爲虜庭使皇輿遷幸
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
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
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主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
於董卓惡逆甚於崔紀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

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拔
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今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
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
以服陳鄭越之種彘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
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邦
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
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心
誠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弼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
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威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
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
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
心所去敵有豐矣易可震蕩王郎表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
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
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時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

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
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
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
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
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
遠陳寫言不宜盡虜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虜更寫前箋并齎其
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佩府曰自古有
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略邁蹤前
史惠皇之末右黨構難禍結京畿豐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
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
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
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皝自弱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
肅志在立勲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
統蕩平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

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我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踰略燕齊。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虜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弼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摠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祗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守節，弼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敷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徧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謁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

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勸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邊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庖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雋偕號雋武宣皇帝

裴嶷字文異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旣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庖時諸流寓之士見庖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群士啓行庖甚悅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庖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庖從之遂陷寇營庖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庖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旣使至盛言庖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

還帝試留疑以觀之疑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
投迹荒歧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
爲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
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
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
微臣區區忘身為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
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
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字子前渤海脩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
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
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
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
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与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
浚政令無怙乃依崔懿隨懿如遼東懿之与三国謀伐虜也瞻固

諫以爲不可必不從及必奔敗瞻隨衆降于魘魘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魘斫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俾勲古烈此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辟疾篤魘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魘除之瞻聞其言弥不自安遂以憂死

載記第八

晉書百八

五言詩八

載記第九

晉書百九

御撰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女爲卅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且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且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

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
咸和九年黜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
丸悉羅侯於平堀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
黜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
蘭翰復圍柳城黜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黜戒汗曰賊衆
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
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
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
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
節拜黜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
拜一如庖故事黜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
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
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弈襲宇文別部
步弈于大獲而還步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黜將乘海討

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孰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
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薄施之冰以濟大業夫其或者欲吾
乘此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
進仁不虞孰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孰
所擒殺仁而還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
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
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孰以步騎
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弈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
實餽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死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
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弈率騎潛于馬樊山諸道俄而遼騎果
至弈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
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雋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別部皆大
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
東使將軍蘭勒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勦援乙連飢甚段

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靈攻興國與黠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弈等以黠任重位輕宜稱燕王黠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弈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驚王寓李洪杜群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右卅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黠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摠衆而至黠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黠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黠降黠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成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

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黜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黜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黜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黜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黜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功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今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資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目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

可無覆轍。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聖憂備舉。追述往事。至今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力。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噉啗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厚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間焉。且人情易惑。難於告縱。今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用。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

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
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
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
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
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揔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
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
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
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
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
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今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
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
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復以不驕圖國亡身故
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
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

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轉
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
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
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凱稱燕王其年凱伐高句麗王
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凱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
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
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凱遣
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凱曰翰欲
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世子而還凱將圖石
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
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其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
出蠡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
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
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凱侍中大都督河北

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
毖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
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
釗謂毖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
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
遁毖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
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毖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
宇文歸遣其國相莫茂渾伐毖諸將請戰毖不許渾以毖爲憚之
荒酒縱獵不復設備毖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
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毖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
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驍
將涉弈于盡衆距翰毖馳遣謂翰曰弈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
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在於此今若剋之歸則不勞兵而
滅弈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

亦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漢北黜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亦于城爲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黜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湏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三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陂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茲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

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躬地狹故無
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
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
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
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爾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
壺飧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
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
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
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甃灌之法
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
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
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挾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
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
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

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仕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頃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勸其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詔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刻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負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負以塞聰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

鱗之衍收其藥石之效孰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
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
遵子墨春之令情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闕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
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
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
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
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
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負餘者還農學生
不任訓教者亦除貲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
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
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
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内外有欲陳孤過者不
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孰親率群僚觀
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孰大悅還

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
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
考試優劣甄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
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胥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
蘇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雋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
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雋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
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襄陽營丘等郡
以渤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
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雋嘗敗于西鄙將濟
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牽手麾雋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
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
輦而還宮引雋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
十二雋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崑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援臂工射膂力

過人處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黜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黜躬自撓戎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爲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黜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旣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鏖追騎乃散旣至黜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黜討宇文歸臨陣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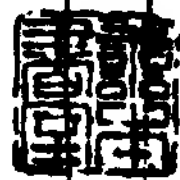
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執之
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
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終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
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
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煥獨立雖宗
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
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已而不
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素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
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
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
時鮮卑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
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
非君何使非臣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

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鮑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鮑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刻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誅鮑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迁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鮑其器重乏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鮑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鮑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輕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

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謐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歿其悼之時年六十二

載記第九

晉書百九



載記第十

晉書

王御撰

書

慕容儁

韓恒

李雄

李雄

李雄

李雄

慕容儁字宣英，號之第二子也。初，庖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庖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號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號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騫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庖號。故事，明年儁率二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丹閔殺石祗，僭稱大

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僞僞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丹
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
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
且用兵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官
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
奮劒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軋命有
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赦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
閔鑄金爲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邲者
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
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
軋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
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僞旣銳信舉言又攸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
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
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

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雋殺之
雋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
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
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
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
雋軍令嚴明諸將无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
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
其所部降于雋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雋
其後復叛雋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
勤于繹幕雋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泝水
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
勇而死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拊
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力死衝吾中軍吾
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

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也軍呼
施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
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
守雋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鷁巢丰雋正陽殿之
西板生三雛頂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群僚曰是
何祥也咸稱鷁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
之象也巢正陽西板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
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雋
覽之大悅旣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
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群臣勸雋稱尊號雋荅曰吾本幽
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讓奉
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拜討王于魯口降之尋
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
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已乃詐云閔妻

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
建元曰元璽置百官以封弈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騫爲尚
書令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
韓恒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廐爲高祖武宣皇帝孰太
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詔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
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
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
僞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
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右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
幟尚黑牲牡尚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
悉增位三級泝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
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
可足渾氏爲皇后卅子曄爲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
郡叛降于僞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僞遣慕容恪

率衆討降之初冉閔旣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旣死呂護復據其
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王悉降其衆姚
襄以梁國降于儁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
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
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儁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
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
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內外戒嚴苻
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儁晉蘭陵太守孫黑濟
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寔各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
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
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
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儁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
言曰夫名尊礼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
有殊羣辟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世无其功則礼宜闕也至於東

宮舛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舛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礼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絛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礼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礼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鎗蓋以常儀二至之礼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鼙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礼絳繡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舛礼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礼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舛而以衮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舛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礼意大燕受命倅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雋曰其劔舛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

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雋正位雋遣慕容恪慕容廆討之恪旣濟河龕弟熙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罷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无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熙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彊彼弱外无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无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

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
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秦龍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
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
羨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克廣固
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廆鎮廣固
恪振旅而歸雋太子曄死爲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爲皇
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
軍平熙等率步騎八方討丁零勅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
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廐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
季龍之伐棘城也甄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踴躍人莫能近甄
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
季龍尋退甄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雋比之於鮑
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
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雋拜寧

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雋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万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雋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脩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約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車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熒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縻身先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先招葬之文今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琅而旣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旣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于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

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雋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
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
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
起庖廟范陽燕郡構號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
焉符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雋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
略州郡殺棗彊令衛顏雋長樂太守傳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
根下得薺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雋以爲獄神之命
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
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雋遣子入侍旣而投款建葦結
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足自護之走
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雋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鴛
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雋以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
護鴛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
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雋遣其司

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容興根討慕容司空陽騫討昌撫軍慕容臧
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綰爲安西將軍領
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
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雋雋大悅皆復其
官爵旣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騫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
陵悉降其衆雋於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
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万期
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
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
十有三事雋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
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在
拔之斬雋太山太守賈堅雋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
羨師敗績復陷山在雋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爲
濟北王冲爲中山王譙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

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弊自曄亡以來孤鬚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无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无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雋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与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雋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旣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劬日躋而入德閒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雋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戒之因問

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雋夜夢石季龍齧其辭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踣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弃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三萬討雋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嶠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固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雋遣慕容評傳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雋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懃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雋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雋死時年四

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謚景昭皇帝廟號列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
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
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
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
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
嘉之亂避地遼東廐旣逐崔攄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叅軍事咸
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廐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
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号廐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爲宜如
該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无復綱紀明公
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
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
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礼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
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君之義也

庖不平比出爲新昌令號爲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
行雋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雋偕位將定五行次
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雋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
宜承晉爲水德既而恒至言於雋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
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
震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雋
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雋祕書監清河最能聞恒言乃歎曰不有
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
入朝雋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
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
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
慕容雋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
其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雋

朝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大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促致力无術僂俛歸死實非誠款雋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雋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餓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饑家有菜色困斃力屈无所取濟通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

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為主簿雋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
鄧桓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
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損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
之必駭衆望桓乃止午恐績終爲桓所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
背親後至績荅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旣官身所在何
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雋曰此亦事
主之一節耳累迁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
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万機之事委之叔父伯
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載記第十

晉書百十

載記第十一

晉書百十一

御撰

慕容暉

慕容恪

陽鶩

皇甫真

慕容暉字景茂，僞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及僞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容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暉旣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與根自恃勲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揔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且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賊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

儲君嗣統四海无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
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
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
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
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
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无此未必非太師將
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眞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
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雋所
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師京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
史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暉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
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旣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窺兵中路
展其蟻蝗之心此則士卒懾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
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
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

窮城樵採路絕內无蓄積外无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
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五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
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輿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為兵不
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
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尋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
勅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
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
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暉復
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
幽異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遣其
大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皐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
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
沈勁以其左中郎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

容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隆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隳弱任重久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傳之重叅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戶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勲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雖舊未忍遐弃奄冉偷榮銜主負託厚自待罪非斯司歲餘展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勲盛漢深乖先祖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暉曰朕以不天早傾

軋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輔
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
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
今閔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
虛已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䟽獨善之小以成公且復衣
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暉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佐命者則
以功成爲效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群醜紹復隆
周之迹災眚橫流軋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
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
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
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
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
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暉鍾律郎郭欽奏議以暉承石季龍水爲
木德暉從之太和元年暉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

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暉
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
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強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
事之无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
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
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衺子當年而疾
固弥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
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
不以授汝當以授冲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
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
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
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
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護
據陝降于暉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輿入關大懼

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暉群下議欲遣兵救護。因圖關右。慕容評素
无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
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
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華代。
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
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軋。基纂成先志。逆臣
僭據。閔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豐起蕭牆。勢分四國。
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
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与不
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
皇甫真引并翼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護圍。太傅
摠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
賞此則。鬱鬱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桀。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
羅旣張。内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

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曄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
謏知評曄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
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
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
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
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曄僕射悅綰言於曄曰太宰政尚寬
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
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敝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
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曄納之綰旣定制朝野震局出戶二十餘
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
州刺史袁真率衆五万伐曄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
檀玄攻胡陸執曄寧東慕容忠曄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
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
曄將傅顔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曄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

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万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万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与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万余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万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弥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无义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

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
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暉評不以爲虞皇
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然抗均鄰敵勢
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
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
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
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暉
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
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暉從之俄而堅遣其將
王猛率衆伐暉攻慕容皝于金墉暉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榮
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
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
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敗也
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暉暉遣其大鴻臚溫統署

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符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群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按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无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无考績黜陟幽明貪情爲惡无刑戮之懼清勤奉法无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賂无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弃農業公私驅擾人无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損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蕪寇哉

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
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奉晉
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
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无不舍越那彊首
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无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
退離蚕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
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
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
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爲本漢文以阜幃變俗孝景宮人
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
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
之重價盈万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
虛竭軍士无檐褸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
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

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礼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輟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關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暉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暉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暉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万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暉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今大帥旣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

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琮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鬪當以筭取之若異敵不鬪非万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暉不悅猛与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郭固山泉賣旗鬻水積錢綰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暉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与王愛之若冠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評懼而与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万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暉先是慕容桓以衆万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

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暉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謚幽皇帝始鹿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鹿皝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无寵皝未之可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母所

言及輒經綸世務孰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孰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其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孰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向輒潰孰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弥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摠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容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廻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

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无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陽騫字士秋右北平无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校尉騫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號即王位迁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號臨終謂雋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雋之將圖中原也騫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暉既嗣雋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辟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騫清貞謙謹老而弥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无斂財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虜拜爲遼東國侍郎

黜嗣位迁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
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
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僞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
都珍貨充溢真一无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僞臨終与慕
容恪等俱受顧託慕容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
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
敗吕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
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奸心凶
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况護最尔近畿而不梟戮宜
以兵筭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部
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
光祿大夫累迁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
西戎主簿郭辯潜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
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

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
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无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
得无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
无網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岂无
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関西多君子矣真性清
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乱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
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
何恭慢之相違也真荅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
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関爲奉
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闕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
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盖常性也自當塗系紀典午握符推
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厲英姿偉
量是曰邊豪豐迹蓋圖寔猶亂首何者无名而舉表深譏於魯

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刺
屠城略地騁其螫賊既而二帝邁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
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臣主之節俟國泰而
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
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
元貞駉貌不怛暗苻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群雄角立爭
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騖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
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
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
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
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士協其籌異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
舉而拔堅城氣龍騁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
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創黎元縱

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荆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媼乱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乱之風輕鄰反速其各禦敵罕脩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輞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我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賛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弄世弥昌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蠋起怙險鷗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載記第十一

晉書百十一

藏記第十二

晉書百十二

御撰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雄

王墮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多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桀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

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万永和六年帝以洪爲
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
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
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
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剋之在吾數中
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
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
之旣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
所以未入閔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
所能辦閔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
僭位僞謚惠武帝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
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
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

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
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
石祇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无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
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
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
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
比及黃泉无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
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脩牋于洪并送名馬
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
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
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
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
至無不降者二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
獻捷京師并脩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

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主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
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
內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爲天王
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
史司馬勲至是勲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
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
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
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萇率衆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
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王師敗績
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
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
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脩連兵伐雄雄與萇率
衆擊敗之獲弘脩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

爲昭義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玢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苻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貽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從均口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劼而遣司馬勲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萇等衆五万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灊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万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与

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脩尚儒學而關右
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
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爲
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
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
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无遺牛
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
素服避正殿初桓温之入關也其太子萇与温戰爲流矢所中死
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萇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
生侍健疾萇以健爲死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
杖逃散執萇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
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无一目爲兒
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

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譴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跌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脩政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長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求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謨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頗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

陛下遠追周文脩德以讓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
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
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
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
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
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
虐殺戮无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
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食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
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
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寮大懼无不引滿昏醉汗服
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府
柳叅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
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
无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

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
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
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璿
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
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垂河右遵
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躬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
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
北面二趙蓋神筭无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
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
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无窮永享遐祉乎璿曰中州无信好食誓
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
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
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
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苻陰陽御

物无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瑾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屢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瑾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崑崙，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崑崙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負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瑾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

誇先叛化盛後實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万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賸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无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譙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万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

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三鼎彙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万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瑾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瑾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容興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慕容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万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

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与平結爲兄弟平更与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弃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勸宗社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茲回寢止妖祲自消軋靈祗祐皇家永保无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譙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旣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万邦子愛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

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聲
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
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
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群生而年
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
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与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
不從生怒殺之又譙群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
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衆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
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
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
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
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万七千進據黃落生遣苻黃眉苻堅
鄧羌率步騎万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
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温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

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廻騎距襄俄而黃眉与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壞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諸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誠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偽位殘虐滋甚耽湏於酒无復晝夜群臣朝望朝謁罕有見

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
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
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
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官人与男子
裸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燭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
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
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旣
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无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
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剗胎拉脅鋸頸者動有
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
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
深願陛下脩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
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且
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与特

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既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无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謚厲王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識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与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与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

刑榮謂隋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隋瞋目而叱之龍榮之
小字也

載記第十二

晉書百十二

載記第十三

晉書百十三

御撰

書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王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
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
李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
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
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与不
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
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
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
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
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怙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
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
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閤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

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劔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僞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无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旣殘虐无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僚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倖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内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爲太尉從兄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

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歡鉅鹿公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數爲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距戰爲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閔

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大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焉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縣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勲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与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无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

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
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
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取英豪
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
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无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
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苟
氏親蚕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
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
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
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
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
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
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持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
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

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彊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
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
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
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
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
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
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
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蚕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
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
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
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弈于率衆數万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
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
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關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
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

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
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俱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
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
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无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
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
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
莫若勿爲聲无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
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
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
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脩關幣藏充盈典
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
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
幽明躬親獎厲固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
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或

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
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
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
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爲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
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
堅之諸公競引之爲國二卿黃門侍郎程璽言於堅曰趙掇等皆
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卿
傷風敗俗有塵盛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
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
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阜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興寧三年
堅又改元爲建元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于
崤澗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
辰舉兵叛率衆三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
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

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督，戰于同官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首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脩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剋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通戰于枹

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
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与相見儼開門延之未
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
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祿勳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
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庾據陝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
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比日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
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
攻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璽寧朔呂光等
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雅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
武乘勝至于榆眉璽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并安定隨雙
奔上邽璽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留其
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
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与
數百騎入于蒲坂璽等攻上邽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

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璆等攻陷陝城尅之送虜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于枋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无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云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竄于洛陽暉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

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万伐暕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勅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无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摠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筭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輦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剋不淹時但願速勅有司部署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暕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暕并州刺史慕容壯暕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万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暕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壩南新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

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
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
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金棄糧大呼競進
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
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
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處羌不悅而
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
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塞旗斬
將殺傷其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万有餘乘勝追擊又降
斬十万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
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万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
老語及祖父之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
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吾覽
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

神筭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
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
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官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
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
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
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暉
官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
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
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
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
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食其君幸臣赦慕容暉及其三公已下皆徙
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壁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
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徙關東豪桀及諸雜夷
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

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於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与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万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于鷲陂纂率衆五万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楊他遣子碩密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

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旣降懼而
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澠川侯堅嘗
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文好
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
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
文公悟術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
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霸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
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
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以
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
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
學一皆焚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

嘉之亂庠序无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主猛整齊風俗政理稱
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
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
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
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
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
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戒備乃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爲鎮東大將
軍代猛爲翼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
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霸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
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右妃星失明左右閤寺不見
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蘄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
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
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
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

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爲尚書垂爲京
兆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
弥久逮于石乱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
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
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
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
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
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
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
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
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脩德則攘
災苛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晉曰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与
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聲險
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万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

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距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劔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縣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苻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重尹万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与万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与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縣竹安又敗張重尹万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万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縣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与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

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无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脩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万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万与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

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葦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葦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仇葦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葦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葦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葦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葦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旣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倍未叅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

翼圭執父不孝迂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
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
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健問曰中國
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健不能答又
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
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
臣何爲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
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
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
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
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苻萇等步
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
騎一万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主顯
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西北晉南中郎將朱序

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
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荀攸石越
毛當以衆五万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万為序聲援
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師郡
太守戴逵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万攻之願更遣重將
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
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万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
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万距
之与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
以繒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
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
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髡騷古人
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
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

柔効不以師老无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且貶戮
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
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
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
倍之衆積粟如山但掠徙荆楚之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
不接糧盡无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
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
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烘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
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白遁復何所疑願請
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於是促圍攻
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
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
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水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
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

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械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遂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襄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与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守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与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万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与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

昭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旣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今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

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揔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返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万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万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万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万自東萊出石徑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次于中山有衆十万衝等与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与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爲將軍

徙洛于涼州徵苻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以
關東地廣人衆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群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
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
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
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
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
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
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胥領護
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謹爲安遠將
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
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
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
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
迎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

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
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
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
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
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
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无
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无用之器弃難得之貨
敦至道以厲薄俗脩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
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
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鄴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
獻汗血馬肅慎貢楮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
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
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慙慙
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師等已死乃止

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万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万七千

載記第十三

晉書百十三



載記第

卷

書百十四

御撰

卅

符堅下

王猛

符融

符融

符融

符融

符融

符融

大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竺胡僧
有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此下
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
東海公陽与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
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
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餓所以圖富也堅
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
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
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符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
遏蕤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銳意
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
玉噐初堅即偽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為太史令嘗

言於堅曰謹按識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
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
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識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
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于邊地以應圖識之言堅訪之
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
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嶺頭之墟里名
曰雞間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嶺頭有云河
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
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
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
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
伯子男六爲卿大夫士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
自天子王后内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
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

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表千里堅遣其散騎
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異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爲使持節
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
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
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弼寘鄯善王休密馱朝于
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其懼因
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
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
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旣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
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
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
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
奴旣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崑山垂芳千載
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

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夏夷通職
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
輟鋪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將
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
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万必
有征无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
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廻駕岱宗
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万歲於中嶽尔則終古一時書契未
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
紂之无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
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
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
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
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

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无差弗可
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
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无昏貳之憂臣愚以為利用脩德未宜
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
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
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
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
曰臣聞紂為无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
敗也今晉雖无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有
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万端吾當内斷於心
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
群議紛紜徒乱人意吾當与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
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
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

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
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
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
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无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
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
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万留守京師鮮卑羌
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
必万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
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
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
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卅故班姬辭輦垂美无窮道安毀
形賤士不耳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真至境德爲時尊朕奉
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
升輦顧謂安曰朕將与公南游吳越整大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

嶺瞻禹穴子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
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
棲无爲端拱而化与堯舜比隆何爲勞身于馳騁口倦于經略櫛
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游而不返大禹
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
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
去乱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
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
无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
壘復其桑梓止爲濟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
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斬是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于丹楊開其
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
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

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
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
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
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
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
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
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在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
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
謂光曰西戎荒俗非札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
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寔使
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
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灊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
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

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推東南未
殄朕忝荷太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
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万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
晉若商風之隕秋穰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
稽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与諸卿
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无罪人爲之用謝
安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
待其衰而已

謝安嘗謂王羲之曰昔秦皇并六國其年豈
老於天下乎羲之曰不然彼以無道自取敗亡耳我輩當以
義舉自居安曰然則卿將何意對曰往年車騎滅燕

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
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
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踳僭江東終并於晉其勢然
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彊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彊兵百
萬韓白盈朝而今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
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
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
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与吾定
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掃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
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
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
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
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冲別將攻
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勳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

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万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

害晉將軍王太丘果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万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万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碛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拑擒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城壘剋之斬成及王顯王誅等十將士卒死者万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撫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導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

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万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万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与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河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

評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妾施不爲惠妾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願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

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
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
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
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鄖
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奔其衆奔
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万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闕
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
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
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
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
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
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
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
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

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群盜衆至萬數千不遣石
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
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
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
乃潜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爲泓
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
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翼州牧吳
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与之爭
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
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
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
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爲都督諸軍事衛大將軍
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
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

攻蒲坂堅命竇衡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衡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万遣使謂堅曰秦爲无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譾銳進爲乱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乱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仲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无相及也卿之

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賢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
暉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
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其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
中之人必无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
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
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
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
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
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
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
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
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于鵠雀渠斬丑買及
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
尺周營百步之外十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

其无心何故降澤賊營長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曰高蓋宿勤
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太弟承制行事
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方來攻堅
堅遣楊壁等擊之為萇所敗獲楊壁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
十人皆礼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方歸于長安益州刺
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
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成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万距沖
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馬為衆
搗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沖揚
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与苻琳率衆三万
擊沖于灊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
滅燕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
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官人莫進長安歌之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
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
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
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
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
鋒張願追迂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
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万万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
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奔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
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
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
大言責沖曰尔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旣
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
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无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

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
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
自當賞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
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不在鄴糧竭馬
无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于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
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
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
太守王元于中山以爲已援垂遣將軍張崇要興獲之于襄國南
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
不赴不進退路窮乃謀於群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不猶未從
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
肱劉襲次于河北不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
黎陽克之不懼乃遣從弟就与衆軍焦逵請救于謝玄玄書稱假
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旣接以鄴与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

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連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近寇仇三軍聲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死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為表以結勢勸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為功況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達等并遣廣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万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蘆作遽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

起兵於外也堅防守其嚴謀應之而无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
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
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
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
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
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无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
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
丕款誠无貳并宣揚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万水陸運漕
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稱
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与冲戰各有勝負嘗爲冲軍所圍殿中
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
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
難者非丈夫也於是与毛長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
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内侯冲又遣其

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冲所獲乃獻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官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不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磐桓不進苻暉屢爲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閔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与冲爭麥戰于驪山爲冲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遂穿馬埒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比如新城鄴中飢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与丕相持

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
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翊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
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
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
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峯萇衆死者方有餘人輔乃詐
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
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
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方五千口出
城萇圍而坑之男女无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
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
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
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群烏數万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
者以爲闔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
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躬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

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勢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无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爲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内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无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衄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且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異一濟没无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婦汝先父勿爲妖形歎歎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无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无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与陛下同死共生誓先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

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父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余今留汝兼惣我政勿与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子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爲冲所擒堅弥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乱也關中土然无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率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奉煙又爲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

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无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柰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壁于下辯。壁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強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

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不僭號僞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鷹畜爲業嘗貨畜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畜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无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畜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願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雋偉博学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懷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无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桀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

據宋刊明印本寫補

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捕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

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刼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僮僇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

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隲
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弃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
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采摭督任弗可虛曠深願
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謹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
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候如
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
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竒卿於斯是見擬卿
爲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磐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
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非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
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
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
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
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成敗之規監爲臣之炯
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且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

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引之臣何庸狷而應斯幸
不但取蚩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
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
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无過授
之謗臣蒙覆壽之恩取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万機之務事
无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
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
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
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万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
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
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
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閔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
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閔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
禁敕事无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

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風成魁偉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兒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蒼髯高爲朝野所屬堅僭号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

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无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
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
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
内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蕪无所容故
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李三年而返過宿妻
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且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
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
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
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
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
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
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
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
男兩日二天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

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无禮而死馬左而濕一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一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一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駟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居冀州遣使來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

征伐必有殊功敗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縆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柰何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无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闕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弥深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

談虛語玄不覓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万物所与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兒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比自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閑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寔未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无豪釐之差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荆

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
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真心乘和暢未竟有終始如何
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愁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
任真紀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載記第十四

晉書百十四